

第三只眼看作家

胡新春

庸俗的郁达夫

郁达夫的生活是庸俗的。作为作家，郁达夫的优势在于他神经质的、波动不定的情绪，在于他的喜怒无常，还有没完没了的忧郁。不断生成的情感能量，取之不竭的情绪记忆，还有天生的敏感，让他能够洞察人的内心，深味风花雪月。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在上海、在北平，他像唐代的杜牧、宋代的柳永，流连花前月下，诗酒度年华，同时把无以言说的孤独、忧郁和伤感倾泻笔端。所以郁达夫是位优秀的诗人，他写的小说也一直被认为是诗性的。

郁达夫自伤自怜，常常对着阶前的雨滴出神，偶尔也为自己的清苦的日子洒几滴清泪。从他记得零散琐碎的日记可以看出，他成名后的生还算悠闲自在，没有繁重的工作，有大把自由支配的时间。他像一个魂魄，飘荡在旧上海的条条街道上。

其间，他遇见过命运悲苦的女工，看到了惨不忍睹的社会底层，他有一颗诗心，这颗心里藏着清醒的悲悯，把他看到的化成

了一篇篇文字。

才华跟忧郁甚至神经质有关联，大概一个爱读诗书又忧郁的人，都会有一点才华。当然郁达夫很有才华，他的小说有可读性，文字行云流水，感情饱满充沛，但想象力不够，思想深度也不够，他几乎写的都是自己的生活。郁达夫胜在感情上，是他的神经质成就了他的文学。

潇洒的穆时英

穆时英潇洒极了。

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过几本小说，现在已经看不到。他的作品很难在书店里找到，前几年出了一本他的作品集，几乎无人问津。当我读完那本《圣处女的感情》，恍惚了一阵子，觉得是不是哪个地方出错了。他的文字、思想、感觉，都是当代的，好像中间这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根本不存。

其实这也不奇怪，上世纪八十年代，面对文学上层出不穷的花样，他的好朋友施蛰存淡淡地说，这些我们在几十年前都已玩过。

穆时英的小说很好看，小说就应该写成这样。古典小说靠曲折传奇的故事，现代小说强调语言本身就是审美观照的对象。穆时英把语言发挥到了极致，他的文章里充斥着“布谷鸟叫出了整个春天”这样的句子，可以直达你的感官，如潺潺的溪水流过夹岸的花树，然后在你心里叮咚作响。一般来说，只有电影、音乐这样的艺术形式才能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，文字只是一种符号，与感觉还隔着一层，穆时英的文字似乎潇洒地把这层隔膜省略掉了。

在中法大学读书时，穆时英跟施蛰存、戴望舒一起，在夜色的掩护下跑到街上贴进步传单。戴望舒被施蛰存的妹妹抛弃，痛不欲生，他潇洒地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好朋友。这样一个人，无论对政治、对生活、对文学都充满感性。他的现代性体现在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以及对时代气氛的准确把握上。这种现代性不仅超越了他的时代，也超越了他的年龄。

穆时英有诗人的忧郁气质，一直坚持用自己的眼睛看上海的

声色光影，一直热爱着雨巷尽头的那一树紫色丁香。可惜他最终还是为他的年轻付出了代价。

我买到的是一本折价处理的旧书，在泛黄的书页里，我见到了穆时英。西装笔挺，英俊年轻，是那种典型的风流才子。

为自己写作的周国平

周国平自称是一个拙于交际、喜欢孤独、耽于精神享受和精神创造的人。在中国社科院读硕士期间，他一个人在地下室里住了好几年。八十年代初，图书出版刚刚解禁，出版社、印刷厂都铆足了劲，书店里书籍种类繁多且价格低廉。已过而立的周国平如饥似渴，阅读了大量的世界名著。读书、思考和写作，早已成为了他的生活方式。

很多时候，读书成为周国平写作的缘起，他有相当一部分文章就是在读书。当然，作为哲学家，他谈得有深度，能够与诸多人生哲学命题发生关系，文笔干净简洁，从不拖泥带水，有着一定的独立品格和思想厚度。

周国平说他最初写散文是为

解决自己的问题，那些年他的生活不断地发生变故，婚恋波折，幼子夭折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。为了缓解进而祛除心灵的苦痛，他向自己熟悉的哲学求助，试图到那里寻求庇护。于是他开始写散文，通过文字梳理、反思经历的一切，借着哲学寻找一种高度来观照亲历的悲苦。他说病痛会让人产生觉悟，这觉悟其实也就是关乎生命的哲学。

周国平是在为自己写作，他说为自己写作，就是为每一个与自己面临与思考着同一个问题的人写作，这其实是一种为人类写的方式。

周国平其实是在用散文向大众普及他的哲学。他乐在其中，且成绩斐然。有人认为他荒废了学术研究，写散文是在不务正业，因此影响到他的职称评定等一些现实利益问题。周国平对此完全不在乎，他相信尼采的一本散文集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不知道强过一些艰涩难懂的哲学著作多少倍，没有人敢否认尼采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。



李飞 摄

海的情怀

刘忠全

(一)

我躺在金色的海滩上，柔软、舒坦，做着海一般蓝色的梦。

海浪，雪白飘逸，从远处腾卷而来，像一床蓬松的絮被，盖在我身上，一会儿施进海中，一会儿抛到滩上……

啊！大海，生活的摇篮，一代一代的弄潮儿在这里养育成长。

(二)

我漫游在大海里。
海浪像雪球般地向我压来，
吞噬我，却又像汉白玉的阶梯，
托浮着我，漫游在波峰浪谷之间。

是折磨？是考验？

我的双手变成了两把桨，在海浪中划着；生活的大海啊，只要荡起意志的双桨，人就不会沉

(三)

一朵浪花携来一只彩色的贝壳，躺在海滩上，海浪吻着贝壳，像慈母送别游子，去了又回来，回来又去。不管分离在多么遥远的地方，贝壳总是俯身贴耳在倾听着海的召唤。

因为它有着一个忠于大海美的灵魂，大海才赋予了它一个美的躯壳。

(四)

海的梦是甜的。
海的水是咸的。
梦中有理想的快慰，水中有着追求理想的痛苦的泪水。
没有咸的海水，也就没有甜的海的梦。
海水越咸，梦才越甜。

母亲的白发

王伟

流年似水

漂白了母亲的黑发

母亲的白发

像一面旗帜

昭示着岁月的沧桑

以及生活的艰辛

母亲用颤抖的手

一次次抚平

被风吹得零乱的白发

眼含不舍

望儿远行

对孩子的祈祷

倾注在她昏花的目光中

会莫名的伤感
有不顾一切的勇气
也会在挫了锐气后无助
过却也有人不轻狂枉少年的狂放

战战兢兢不如迎风而上
即使有失败、挫折、伤感
在时间与历史的沉淀后
终会有正能量如雨后春笋般破土成长

我是军人

飞鸟

下压了一叠钱。女人抓着钱跑出来，战士们已经走远了。

李钢到了县城，看见父亲母亲正迎接着他。李钢跑过去，抱着两位白发老人哽咽着。父亲说：“钢，你能不能请俩战友回家，咱家房子塌了，看能不能扒出来些东西，主要是存款折，还有压在床铺下的八千块钱。”李钢说：“爹，看到你和娘平安，我太高兴了，我是军人，要服从命令。”李钢说完，就跑进了队伍。

中午时分，李钢和战友们走进一家小卖部，买些东西充饥。店主是个四十多岁的大眼睛女人，人很热情。李钢他们要了方便面。女人一边提开水，一边说话。她说她丈夫听说医院血库告急，就和街坊邻居一起去医院献血了。战士们又挑拣了火腿肠、矿泉水。李钢和她说着家乡话，女人更是高兴，说是一见到军队心里就踏实，又说重灾区的灾民看见军队到了，立马就不害怕了。李钢听完，眼圈竟然发红。看战友们，一个个也都泪光晶莹。

李钢和战友们急急忙忙吃完饭，付钱。女人不高兴了，说：“没看见门口的牌子？军人免费。”战士们不肯，硬把钱塞给女人。女人真生气了，拉长了脸，把战士们往外推。李钢说：“大姐，我们是军队，有纪律。”女人白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到你姐家吃东西也付钱？”李钢语塞。战士们灵机一动，向李钢使个眼色。李钢心领神会，又进店拿了瓶矿泉水，就和战友们道着谢走了。女人欢欢喜喜地回店里，却发现柜台上的计算器

当然，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：古时候科学不发达，文人墨客不了解蝉的生活习性，就根据它居于高处不食人间烟火的表象，杜撰或想象出它餐风饮露的特性，并且以此借物咏怀象征人品的高洁。可是，科学发展至今，对于现代社会的人们，难道还固守既成的对蝉的评价取向吗？我们应当重新认识蝉，重新评价蝉，不应当因为“差之毫厘”，就一直“谬之千里”。

生命探测仪发现废墟下还有生命迹象。李钢和战友们开始了紧张地救援。用锤子敲，用手抬、用肩膀扛、用钢钎撬。终于，一个不规则的、几块断裂的水泥板夹成的洞口显露出来，从洞口里传来时断时续地呼救，很微弱。李钢手脚麻利地钻了进去。战士们

小心翼翼地开拓着洞口。不大会儿，一个小女孩从洞口露出脑袋，人们忙拉出女孩。一名战士背起女孩跑向不远处的医疗救护站。过了一会儿，又一个小孩露出了头。每当一个孩子被救出来，人群就一阵鼓掌。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。已经从死神的魔爪救出了八个孩子。

过了好久，洞口还是静悄悄的。救援人员焦急地等待，甚至有战士想进洞探情况。终于，洞口又有了动静。一位戴眼镜的男人钻出来，男人泪流满面，哭声哀恸。他很虚弱，对着洞口，扑通跪下，说：“你们快想办法，救救他。”

原来，李钢救出八名学生后，还剩这名老师。这时，空隙上方的楼板落下来，李钢用头、肩死命顶住，让老师快走。这名老师不愿走，要帮李钢顶住楼板，等待救援。李钢大喊：“快走！我是军人！”最后，这名老师流着泪爬出地狱。

洞口的人听完，一个个眼含热泪，商量营救方案。

轰隆隆——
一阵地动山摇！
余震！

高高堆起的废墟，矮了很多，洞口消失得无影无踪了……

人们哭喊着：“李钢！李钢！”

天开始下雨，那是眼泪。

天地间，响起振聋发聩的声音：我是军人！

周口作家群镜像

任动，1969年生，河南周口人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员，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周口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，周口市文学评论学会秘书长。出版有《回眸与重构——中国现代作家论》。在《文艺报》、《小说评论》、《文艺理论与批评》等多家刊物发表文学批评文章100余篇。代表作：《当代中国两个典型的小区域作家群——“周口作家群”与“昭通作家群”》、《刘庆邦乡土短篇小说论》、《刘庆邦与邵丽小说的互文性》等。



红鸟，男，1980年生于河南淮阳，河南省作协会员，周口市作协理事。已在《百花园》、《小说月刊》、《四川文学》、《山西文学》、《短篇小说》等发表小小说百余篇，曾被《大河文摘报》、《读者》、《小说选刊》等转载，获第九届、第十届全国微型小说年度评选三等奖，周口市第二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。



刘庆邦，男，1951年生，河南沈丘人，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一级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，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断层》、《远方诗意图》、《平原上的歌谣》等五部，中短篇小说集、散文集《走窑洞》、《梅姐放羊》、《遍地月光》、《响器》等二十余种。短篇小说《鞋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，中篇小说《神木》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，根据《神木》改编的电影《盲井》获第53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。



朱秀海，满族，1954年生，河南鹿邑县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，河南省文学院院士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痴情》、《穿越死亡》、《波涛汹涌》、《音乐会》、《乔家大院》、《天地民心》；长篇纪实文学《黑的土，红的雪》、《赤土狂飙》；中短篇小说集《出征夜》、《在密密的森林中》。电视剧本有《波涛汹涌》、《军歌嘹亮》、《乔家大院》、《天地民心》、《百姓》（三部曲）等。



马泰泉，笔名元流，回族，河南淮阳人，现任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文学创作一级。著有长篇报告文学《国防部长浮沉记》、《铁打的营盘》、《拥抱与决裂》、《悲壮历程》、《梧桐·凤凰》、《蒋介石己丑年祭》、《走出地平线》、《天行健》，长篇小说《金镇兄弟》、《活着因你而美丽》、《她走向永恒》等十余部，中短篇小说百余篇。作品获中宣部“五个一”工程奖、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、中国图书奖、全国人口文化奖、《人民文学》奖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、全军图书奖、全军新作品奖、总后军事文学奖等奖项。



李鑫，1961年出生于河南淮阳，现任解放军报社文化部主任，中共党员，大校军衔。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浮沉》、《制高点》、《地雷》，长篇报告文学《英雄伏虎》、《中国少年军校》，中篇小说《前哨排》、《翼狮》、《象鸣山铁事》等。报告文学《玉树骑兵连》、《思念你的何止是那亲爹亲娘》曾获全国报纸副刊金奖、银奖；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得者；多次担任全军图书评奖委、鲁迅文学奖初评委、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评委。



董素芝，女，汉族，河南淮阳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周口散文学会副会长。著有散文集《渐行渐远的思念》和伏羲文化专著《伟哉羲皇》、《逃离鲁迅》、《泉州路远》、《阳光来了》等百余篇作品先后在《散文百家》、《散文世界》等数十个国家和省市报刊发表，并收入多种版本。《东坡的眉山》获2012年周口市第二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。

董雪丹，女，1973年出生于河南沈丘，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周口散文学会副会长。散文《夏夜，听李娜唱经》荣获“中国当代散文奖”；散文《丹霞山，元来如此》在2011年度“大美丹霞，世界遗产”创作笔会征文评选中荣获一等奖；另有多篇散文获得全国或全省报纸副刊类一二三等奖，被编入部分散文选本。

旅外作家代表